

本土文本

民间写真

映日荷花别样红

□仲跻和

又一个农历六月初三,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滑过,又多了一道人生年轮。

我也“和”,曾以“荷”自喻:“出淤泥而不染。”而今方知,荷花的香、色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至于“花中君子”之性,已慢慢被遗忘了。曾经有人感叹:“既然不愿纤尘染,何必立身淤泥中?”可不长在淤泥中,那还是荷花吗?

晨练结束,来到院中,看到墙角荷花缸里的荷花开了。盛开了一朵,还有一朵含苞待放,与盛开的荷花相依偎着。我想起了母亲,想起父亲,我也好想拉一拉父母亲的手,跟着再走一段路,说一说我心里的欢乐,分享我的感叹。“父亲、母亲,你们好吗?儿子也长大了,已经牵不到你们的手了,你们要好好的,极乐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也是不得不去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们的。希望到时候要认识我哟。”

“你们的两个孙女长大了,重孙也很调皮,虽说我现在比过去更忙,但我总是想法子挤时间多陪陪他们,其实我陪你们的时间更少,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愧疚的地方。我就把欠你们的陪伴,代为陪伴你们的重孙子重孙女吧!”

“你们教给我的‘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盘一世穷’,‘跑得快,要饭都能多要点’,‘舌头打滚不掉本’,‘待人好就是待自己好’,‘做不到就不要说,说了就要做’,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不但传递给了你们的两个孙女,而且已经开始让你们的重孙也要懂这样的道理,要是你们还在多好!仲崇铭一口的海安话,又会让人开心,一定让你们笑得合不拢嘴。”

就这样面对荷花,想起了很多,直到两腿酸疼,我才扶着墙站了起来。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发在朋友圈,并附上感言:“看到荷花开了,想到了石榴也快熟了。一花一果一世界,一天一年一人

生。”当我晚上看微信的时候,发现有近百人点赞,也有人留言,能触心者一二。

今日,也是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大女儿去了唐山工厂,忙于准备在那里买地建厂房。二女儿在上海,约了人谈合作。兰芳带工人去铁路工业园区挖树,因建厂房需要,急要挖掉栽在空地上的树。我也要上和信上班,确保和信正常运转,不因总经理离职而影响企业运行。我这个董事长,也就需要张罗些具体的工作了。

其实,人生之美千万种,随遇而安之美,是离道最近的美。能忙不易,疫情当下,经济萎缩,工作减少,有事做不易,是好事、美事。会忙,更美。有事做,还要会做。如能会做,好事美事。在我家,忙似乎是特色,总是忙,而且还忙不完,越忙越忙。进入了一个忙的通道,而且无法停下来。

既然如此,那就忙呗,忙亦乐乎。

不知不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兰芳打电话说,晚上在饭店吃饭,要我早点回去,我说:“好的,马上就回去了。”

放眼办公室,又成了花的世界。深红的玫瑰,粉红的百合,鹅黄的康乃馨,不同的花,一样的祝福,嗅一嗅,百合的味道更浓,浓得有点令我头晕。

办公桌上,还有一封近来的书信以及一幅长卷的画。说实话,能与字画有缘,结识一批书画家,交为好友、挚友,乃人生之乐也。也让我这个门外汉多了些许风雅。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诗人在西湖送别友人时的感叹,给人以回味的。而我这墙角的荷花,令我想起了父亲、母亲,想起了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想起了家、企业,想起了过去和未来。

过去已去,未来已来。人生没有空挡,更没有倒挡,唯有向前,哪怕是随遇而安地向前。

江海新韵

散漫(组诗)

□萧 萧

暮色苍茫

还未意识到天色已晚
还在为琐碎的生活
喋喋不休
暮鼓已沉闷地敲响

慌乱无济于事
眷恋与痛恨
也感动不了时光
唯一能做的,
就是大敞着身体
让夜的微澜波动,拍打

让辽阔深处的长歌,
抱着你
轻慢顿挫,一咏三叹

轨迹

当初不该
听信星辰的规劝
安静了一颗心,
却让一根骨刺
偷偷陂在岁月的咽喉

现在知道,
有很多细小的事物
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退让与妥协之后,
它会毫不客气地
侵占整个夜色

八月的雨水

柔情从闪电的内心赶来
八月的雨水,
隐藏了烦闷的生活
挟带沧桑与爱恋
扑向大地,宽广的胸怀

恸哭与低语。
八月的雨水
一次次痛快的倾诉
回到安宁和沉静
多么尽兴,
又是多么纯粹与感伤

八月湿润。清醒
谁已经按着雨水的额头

散漫

一身冲洗干净,

从忧郁的夏

往秋的芳香里奔走

云端

今天不写诗,
也不去想
生命中的石头。
我关闭
所有消息与风向

就这样空出内心
不让它盛装尘埃。
黄昏来临时
我虚掷了许多时光
却漫不经心,
流连忘返

枯萎的花

我一直梦着,
没有回到人间
我踩着飘忽的云
忘却了自己的姓氏

哎!一个虚拟的小人物
活得自由而悲苦
我交付所有热情与身心,
也免不了
在闪电的利爪下
坠落

是的,我多么渴望
它能停留——
美丽的骨朵禁不住摇曳
春光不断尖叫

别像现在这样,
让我一直想到
辜负了许多光阴
来不及悔改的自己

取暖(小说)

□周 著



绘图：翟溢

丸子,找了双筷子,夹了一个,放在水杯里,眼看着要泡软前夹出来递给福伯,“喏,尝一尝,看咸不咸。”

福伯连忙用手托住小肉丸,放进嘴里嚼了几口,“不咸不咸,正好。”

珍老太得意地笑了笑,可不,上午我刚炸好我家大平就吃了半盆。珍老太放下水杯,撑着膝盖,用力慢慢地站起来,“你留着自己慢慢吃,别省。吃完了我再给你端一碗过来。”

福伯扶住珍老太,“你这老寒腿,一冷膝盖就站不住,你还是把我这条电热毯拿去吧。过几天等工资到了,我让培根跟午珍说一声,给我重新买一条。”

珍老太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你还不嫌你儿媳烦你啊?我是没有买这玩意儿的钱么……你呀,你每月三千多的工资,你什么时候能自己做主用一分钱的,熬一熬吧,就快过年了,年关一过,就打春了。”

四

今年的立春算是早的。年一过,就打春了,风吹在身上,明显柔和多了,沉重了几个月的身子好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想着法儿要从厚厚的棉衣下奋力挣出。孙子阿兵早就把羽绒服棉衣什么的全都扔给他妈洗掉了,换上了皮夹克,带着沟姑娘早出晚归,越发没有忌讳。有两次美萍本来想提醒儿子注意点,阿兵倒先嚷起来:“我这两天脚不是摔肿了嘛,得有人照顾我啊,你陪我每天去换纱布啊!”

一起打牌的那几个老太总是拿珍老太开心,话里有话地笑,“呦,珍姑娘家孙子蛮有本事的,这丫头脑大屁股大的,一看就能生,最好再给你添个重孙。”

珍老太不搭话,只笑笑,装作要喝水,起身到煤气灶边倒水去了。

孙子大了,他的爹娘都管不住,自己这老太婆又能有什么跟他理论的。再说大平自己身上不也黏着一坨屎,也没有底气冲儿子吼。反正这个家看起来就三四个人,细究起来,倒跟个蜘蛛网似的。

珍老太不接茬儿,还有个不能说的原因是,有好多天没看到福老头了,自从从前那个晚上给他端了一盆砧肉丸子后,就没再见过他。连今天初五财神菩萨生日,老福头每年必去庙里敬香的日子,都没见着。

当时庙里挤了好多平时常见或不常见的面孔,大家都笑呵呵地四处打着招呼:“嗨!你也来啦。珍老太挤在敬香的人潮中,一边应和着旁人不时递过来的春节问候,一边拿眼光在人群中四处张望,想着见到福老头时还要问问他砧肉丸子吃了没有,她还特意给他留了一盆。

也不知老福头是怎么了,一直没见着人影。珍老太敬完香后还特意在田埂上慢慢转了一圈,直到大平在家门口朝老娘远远地喊:“瞎转什么呢老娘,吃饭啦!”

那天阿兵倒是难得在家吃饭。珍老太将孙子爱吃的河虾盘子往他前面推了推,阿兵夹起满满一筷子

海边的朋友(散文)

□蒋 瑾

来。养殖场东边一溜平房,紧挨着南北向的小河,小河贴着海堤,是1984年的海堤。平房中的一套我住过三个月,日日可于极度的静谧中聆听潮起潮落。1997年元旦孤身漫步的滩涂,已经点缀着风力电站,太阳能电磁板有阵有势,厂房栉比而立,甚至还有酒店写字楼。都说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滩涂却是例外,年年长,月月长,天天长,竟似上帝的息壤一般神奇。

因为这篇小文,又专程去了一趟海边,拜朋会友。角斜镇文联副主席周建平,担任过文化站长、副镇长,是我多年前的文友。建平兄知我好恶,呼朋唤友,了我所愿。

在镇海村办公室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老朋友中间,数时志元活跃。当年101号船的时老大是时志元的亲三叔。时老大依然健硕,可望高寿。三位新朋友,两人与我同龄,都是七十岁,还都是高个子。一位同龄人船老大,16岁顶替父亲上船,一辈子跟海打交道。另一位同龄人吴义胜,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现任紫菜商会总经理,负责紫菜交易市场的工作,自己手里还有两千亩的滩涂种条斑紫菜。吴义胜比我年长数月,几天前还下过一趟紫菜养殖场,精力旺盛得让人眼热。

紫菜属藻类,为低等植物,没有根、茎、叶分化。既为植物,为何不叫种植要叫养殖呢?

老坝港的紫菜养殖产业跟李海波时志元们的开拓进取密不可分。还有一位功臣,是当年落户到此的海安知青,吉传礼,1968年插队海洋渔业公社,1974年至厦门水产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南通地区水产科学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1992年,吉传礼开始指导第二故乡的紫菜养殖,2010年前后单位改制,提前办理退休,回老坝港定居。

当年千方百计逃离农村,今日反哺第二故乡,其间故事,可以成为

一篇小说的素材。不同于前几年时髦的“洋插队”,这种“返流”,值得细细品味。

座谈会信马由缰,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从早年时老大的101号渔船说到今天的101号渔船。今天的101号渔船是一艘英雄船,船长董相宏勇斗美军导弹侦查船的故事在南黄海口口相传,海安渔民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

还说到“5·12”海难。2005年5月12日,苏海安渔养301号钢质船满载回收自海上的紫菜网架返航,在竹根沙海域船体倾斜,紫菜网架移位,海水灌入船舱,正在中舱休息的19名养殖女工陷入灭顶之灾,虽经奋力抢救,仍有13人溺水身亡。

紫菜养殖不是一般的辛苦。11月布条点种,次年4月开始收回网架,其间收获数次。隆冬季节,滩涂无遮无掩,北风如刀。紫菜网架凭借20毫米直径的塑料绳固定,一排两根绳,可拴40口毛竹的网架。塑料绳长120米,两头深扎滩涂。涨潮,网架追波逐浪,那气势令人心旌摇曳。退潮,网架端立沙滩,黑压压直至天际,如古罗马的军队一般威严。

从前,黄海滩涂见不着紫菜的踪影,滩涂上没有礁石之类天然附着物,长不了紫菜。紫菜是地道的绿色食品,养殖紫菜不施肥,不喷药,似乎是老天爷的赏赐。不料与新老朋友谈起今年的紫菜生产,人人神色凝重。

“就怕污染啊。南边的闸一开,眼见得就红了,烂了,那个损失啊。”“南边什么闸这般厉害?”“北凌闸,洋口闸。”

北凌闸是北凌河入海口,洋口闸是栟茶河入海口,两条河都与海安关系紧密。海安化工企业污水不可能不经处理径直下海,紫菜怎么还会遭灾呢?

生活污水。洗头要用洗发液,洗澡要用沐浴露,洗衣服要用洗涤剂,还要染发,化妆,还要吃药。自